

夏雨如赦書

清人張潮《幽夢影》，對不同季節的雨，有形象的定位：「春雨如恩詔，夏雨如赦書，秋雨如輓歌。」春雨迷濛，桃紅柳綠；秋雨淒切，多愁善感。這都是文豪們的專利。我等凡人，沒有那麼多細膩品味。惟對夏雨的感受，卻真是刻骨銘心。

三伏酷暑，鋼筋水泥的街巷，猶如蒸籠，人在裏面，就像快蒸熟的包子，滿身黏熱，水汽淋漓。這時，「黑雲壓城城欲摧」非但不可怕，而簡直就是福音。一場大雨過後，走出戶外，呼吸着空氣中新鮮的泥土氣息，那種清爽活力，真就跟去掉鎗鏽、被大赦了差不多。「春雨如恩詔」，屬於錦上添花，沒有也罷；「秋雨如輓歌」，唯恐避之不及。而這「夏雨如赦書」，則是救人於苦厄，大慈大悲。

老舍先生的《駱駝祥子》，對這一「大赦」過程有過精妙的描繪。「整個老城像燒透了的磚窖，使人喘不過氣來」，「沒人敢抬頭看太陽在哪裏，只覺得到處都閃眼，空中，屋頂上，牆壁上，地上，都白亮亮的，白

裏透着點紅，從上至下整個地像一面極大的火鏡」，「在這個白光裏，每一個顏色都醒目，每一個聲響都難聽，每一種氣味都攪合着地上蒸發出來的腥臭。」

等到午後，路旁的柳枝微微地動了兩下。一開始人們還歡欣鼓舞於大赦將至。但「幾分鐘，天地已經分不開」。駱駝祥子拉着黃包車，「雨直砸着他的頭和背，橫掃着他的臉。他不能抬頭，不能睜眼，不能呼吸，不能邁步」，「不知道哪是路，不曉得前後左右都有什麼，只覺得透骨涼的水往身上各處澆。他什麼也不知道了……」

在「夏雨如赦書」底下，張潮的兩位朋友各有一句「神回覆」。張諧石曰：「我輩居恒苦飢，但願夏雨如饅頭耳。」點評過《金瓶梅》的張竹坡說：「赦書太多，亦不甚妙。」這兩句話，跟老舍一樣，對「赦書」作了補充修訂，真是說到祥子的心坎上了。

瓜園
蓬山
gardenmarvin@gmail.com
逢周三、五、六見報



每到花時不在家

上周在南京認識一位六〇後大哥，他是江蘇蘇北人，年輕時參軍，部隊所在地離家一小時路程，他當年願望就是先保家再衛國。一九八三年退役復員到了南京日報社的印刷廠，當年南京日報社在最繁華的新街口，印刷還是鉛字排版，子夜上班、清晨下班，報紙隨着朝陽從市中心散發到整個城市。與報社緊鄰的還有百花劇場、勝利電影院等，如今這批文化建築已蕩然無存，取代的是南京最大的商業中心德基廣場，德基將原勝利電影院的門面裝飾在外牆上，算是對當年文化的一種紀念。當年，市中心集中的都是影戲院、報社等文化傳媒機構，新街口還有延安劇場等，現僅存民國建築大華電影院，其他都被商業新樓群淹埋。

從市中心遷出的文化傳媒機構都落戶到了新區，九十年代南京城區擴到龍蟠路，南京日報與南京電視台就到了那裏蓋了新樓，如今城區擴到河西新城，報社都遷到了河西。河西最大的文化設施當屬江蘇大劇院，大會

堂、歌劇廳、劇場與音樂廳等俱全，佔地面積二十七萬平方米，這個亞洲最大的劇院綜合體，讓市中心的原南京人民大會堂等失去了七十多年的中心地位，民國老建築逐漸僅存文物功能。

行走南京河西新城，恍若上海浦東或深圳。金陵風情，藏於老城區散落的大會堂、影院、教堂、銀行、郵局等民國建築。當年鬧市口都有郵局，新街口中心唯一沒拆並仍在使用的老建築就是郵局，夫子廟壹路公交終點站旁的郵局也是民國建築，依然見證着城市變遷。「雲暗山橫日欲斜，郵亭下馬對殘花；自從身逐征西府，每到花時不在家」，古時郵亭驛站，如今的老郵局，在互聯網時代，都成了遊子的鄉愁。

雁南飛
楊勁松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打嗝始末

父親吃了冰西瓜後打嗝不止。母親上網查找，讓他試驗各種土方，如喝水，掐虎口，口含溫水彎腰九十度再緩緩嚥下溫水。千方百計都不管用。他說話打嗝，吃飯打嗝，睡覺也打嗝，自己寢食不安，我們看着也難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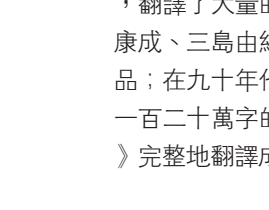
打嗝或曰「逆呃」是父親的老毛病，是食道與胃部間的膈肌痙攣造成的。長期止不住，不但影響正常生活，而且會造成胃液逆流，侵蝕食道，引發病變，不可掉以輕心。他初次發作是十幾年前，離上一次發病也有五六年了。當初也是針灸、服藥都無效，最後醫生開了麻痺中樞神經的猛藥，這才止住。既然知道該用哪種藥，為什麼不馬上去配呢？

原來，這種藥需要醫生處方，還得保證藥房有藥。而這兩者對普通人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。父母退休前從教多年，好歹有些人脈。他們分別打電話，拜託同事及醫師去諮詢，連問本市的大醫院都沒藥。之後，他們又分頭行動，去掛號找醫生。冒着烈日出門，排隊折騰半天，結果依然令人失望。最後，他們靈機一動，想到治療精神疾患的醫院，打車到遠在城郊的精神衛生中心，這才配上藥。此時離父親打嗝發作已是第三天了。

服藥後，父親打嗝逐漸止住。嗜睡、暈眩等不良反應只能算小事了。我卻感嘆國人看病真難。醫生負擔重，醫療資源不足早就聽說，現在看來藥品也不齊全。而且，配藥難並非是因為疾患太過稀罕，聽說很多中風、腦梗幸存者都需要長期服用此藥。連基本的信息都查找不到，就不得不歸咎於醫藥的電子檔案不健全、不聯網了。

要解決老百姓的醫療問題，還要硬件、軟件一起抓，人事、基礎設施都要搞才行呢。

墟里
葉歌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關於重複

有一句關於寫作的名句：「第一個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，第二個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庸才，第三個把女人比作花的是蠢材。」這說話當然有它的道理，但反觀我們熟悉的美學教育，彷彿都在教育我們當一個蠢材。

「你這幅畫，畫得真好。畫得很像。」從小，「畫得很像」都是評論我們創作的一個重要標準，這裏的「很像」不一定指具象，也會指形式，例如我們會聽到有評論說，說某個故事結構寫得不像一篇小說，說某份劇本寫得不像一部劇本。

當然，我們都明白模仿是作為初學者的必經之路。但事實上，以上的批評並不限於初學創作者，而廣見於對專業創作人的批評。弔詭的是，我們對於「模仿論」的貶抑，明明已有過兩千年的歷史。

一個人在社會上，一定會與人交往，那就一定要使用語言，語言用於傳遞與溝通。不論是說粵語、普通話或是英語，在口語中能把字音吐得準確流暢，表述清楚有趣的，無疑會為表達者的整體質素加分。

一直很慚愧英文水平僅至初階，完全沒有資格去評論他人的英語面貌。但若聽到粵語和普通話的錯音、懶音，便會馬上分心，職業病即起，恨不得給人當面正音。

雖也明白，語言的功能是溝通，只要對方聽得明白，也不必在字音上吹毛求疵。旅行在外，就常遇到很多有涵養的人耐心地聽我不標準的英語，也降低語速，遷就我低下的聽力。

但我常犯職業病，每聽到粵語或普通話的錯音懶音，特別是出自視、聽傳媒主播或

我們會想起柏拉圖的「三張床比喻」。柏拉圖借蘇格拉底的口，以與格勞孔的辯論，說明自己的哲學觀點。蘇格拉底以床為比喻，說明創造與模仿的關係，指出「三張床」的存在：第一張是由神創造的自然之床（的理念），第二張是木匠按床的理念而造的床，第三張是畫家模仿木匠的床而畫成的床。

這個比喻後來引起了不少美學辯證，有人認為柏拉圖對於藝術美的價值還是肯定的，但更多人理解柏拉圖的想法是說畫家（與詩人）只會「二次模仿」，模仿木匠模仿神而來的模仿成藝術，因此藝術是低等的，它是重複的重複。此說進一步針對藝術家只懂取悅大眾，玩弄情感，是對理性的挑戰。

這說法正確嗎？我想，如果有一位畫家

語言面貌

記者之口的，還是會起雞皮疙瘩，好一陣不舒服。也曾指出年輕人的發音問題，有人當時便不高興：從來沒有人這麼說過我。事後也覺得自己八卦多事，自討沒趣。

歌唱家唱歌有懶音，不論他的嗓音如何地好，也叫人掃興。這好比是端上了一道精美的菜餚，卻發現上面有一兩顆蟑螂屎，頓時便壞了胃口。內地有位有成就的歌唱家，總在幾個音上受家鄉方言的影響，把eng發成en，把in發成ing，把n發成l。到後來聽他唱我熟悉的歌，沒等歌詞出來，我先就為他捏了一把汗。果然他每次都還會固執那些錯誤，讓人遺憾。

難道歌唱家身邊就沒有個把我這樣對字音挑剔的人，留意到他的吐字並指出來嗎？他是知道了不當一回事，還是知道了並不

還給靈魂一對翅膀

跳高度可以超過本身高度的一百倍。人雖為萬物靈長，在彈跳能力上跟一些動物比起來，還真的是望塵莫及。可惜，跳蚤並沒有將自己的彈跳力轉化為一種生命力。據說有科學家做過實驗，他們將跳蚤放在一個玻璃罩中，然後拍打桌子，跳蚤蹦起來就會碰到玻璃罩。如此反覆數次，跳蚤就會降底彈跳高度，避免碰頭。經過一段時間之後，跳蚤便會主動改變自己的跳躍高度。當玻璃罩降低到接近桌面高度時，跳蚤就放棄跳躍了，就算玻璃罩移走了，牠也不會再跳了，徹底由跳高冠軍變成「爬蚤」。這就是著名的「跳蚤效應」，科學家將這種現象解釋為「自我設限」，或「自我閹割」。適者生存？生物

畫出了一張令人感到舒服的床，而另一位木匠造了一張美觀但叫人睡不着的床，哪一張更接近那所謂床的理念呢？說回文首的名句，這段說話，其實是誰說的呢？有人說是巴爾扎克，有人說是王爾德，甚至有人說是魯迅，究竟當中誰是天才、庸才或蠢材，我不得而知，只知道這樣重複引用到陳腔濫調的所謂名句，在我的文章，又給我重複引用了一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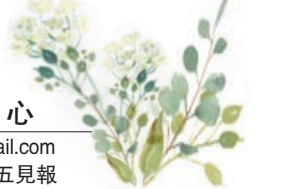
普通讀者
米哈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
逢周一、三、四、五、日見報



花功夫去改正呢？多年來在舞台上延續一些語音錯誤，對他的形象多少有些減分。

一個年輕人去見工，上下收拾得整齊亮麗，一開口卻是滿嘴懶音。即使其他方面表現尚可，我如是老闆，也會把他們暫放備取欄，優先考慮那些同等表現，但語音準確、談吐得體的人，特別是在教育、演藝、媒體、銷售這些吃「開口飯」的行業。

人與歲月
凡心
fanxinw@hotmail.com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如此，人亦如是。難怪康德有言，人不能被判為奴，他只能自認為奴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人又何嘗不是跳蚤？

人啊，如此高貴的生靈，怎可甘於做一隻跳蚤？柏拉圖看到了人身上的神性，那就是讓靈魂向上飛升的品質，美智善，那意味着對真理的追求。還給靈魂一對翅膀，飛吧，飛越墮落的塵世。

夜語心燈
南山
逢周五見報



甬鐘發古思幽情

很多年前，偶遇一群愛好我國遠古青銅器的人士，正細觀一件西周青銅樂器真品；有些說是鐸或鈴，有些指是鉦或鏡，有些認為是鐘或鐃。其實，這幾種古青銅樂器的形制和名稱，很易為人混淆；若認識不深，研究不足，容易流為霧裏看花，或如瞎子摸象。那件古銅器，與附圖的西周器形制、紋飾和時代相同，應該是「甬鐘」。鐘，這種青銅打擊樂器，始於西周；其形制可說是早已盛於晚商的銅鏡之演進，不同的是鏡體似鈴而稍大，其口較方寬（有些口也呈弧形），乃向上，其柄則向下，屬豎立式放置，亦稱「執鐘」。銅鐘，其口為中間凹入而兩側尖角的月牙弧形，其

橢圓的較長扁體好比共鳴箱；柄卻在上方，用作懸掛。若為圓筒形的長柄，就叫作「甬鐘」；另一種稱「鈕鐘」，口平，柄扁而形如門狀，明顯有別。銅鐃與鈕鐘則形似，形體特大，故《說文》又名為「大鐘」，常與編鐘相和音。銅鉦形體似鏡，但較高重大厚，俗稱「大鏡」；其鼓部（近上口處）短闊，體部似兩瓦相覆狀，柄與鉦體內腔相通，主紋飾為變形大獸面和卷體龍紋，紋四周有邊框，與銅鐘的乳突紋（乳丁）和鳥紋不同。銅鐸，則有舌，振之以發聲，又名「大鈴」，是撞擊樂器，形體似鏡方且闊，但比鏡小，紋飾遠比鐘簡單，多用作軍樂，盛於春秋戰國。銅鈴，則

體小壁薄，橫截面似單葉，兩側傾斜作矩形，頂有半環形鈕，最易與上述古樂器區別。

商、周至戰國這些青銅樂器，俱有一定的形制與用法，不可誤把馮京作馬涼。現今坊間所見近仿偽品，全粗製濫造，外形大同小異，紋飾胡亂拼湊，務求本小利大，更不知真古者精微奧妙之處，故破綻百出，逃不過識者法眼。

西周青銅「甬鐘」的紋飾，製作更一絲不苟。

像附圖，居中的直寬條上有銘文記事，左右兩邊分別突出三排「乳丁」，是鐘有別於其他打擊樂器的最大特色；「乳丁」上下間隔和近口下部均有精緻古拙的紋飾（有些為鳥紋）。這種是雙音鐘，分正鼓音與側鼓音；擊之如聽暮鼓晨鐘，使人發古思之幽情。



閒性閒情
李英豪
逢周五見報



近訪文潔若：認真的溫暖

三月初的北京，春寒料峭，拜訪的日子定在某個周六上午。復興門外大街上明顯少了平日上班族的身影，繞幾個彎，來到一幢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居民樓，文老的寓所就在樓上。

文老親自開的門。屋內也很普通，沒怎麼裝修，陳設也多是九十年代的風格，顯得老舊了。一摞一摞的書籍、資料堆得滿地都是，幾乎無處讓人落腳。靠牆的書桌上，橫陳着各種書作，還有辭典、紙筆、眼鏡盒、記事本、數本雜誌期刊，林林總總，疊起來總有種隨時就要塌落的感覺。但令人驚訝的是，對

談中老人可以很熟練地從這些雜亂無章的書堆裏快速找到所需資料。

自從一九八三年搬到這間公寓，文潔若與蕭乾在這個老房子裏共同生活了十六年，直到蕭乾去世。如今屋內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蕭乾無所不在的氣息：四面牆上見縫插針地掛滿或彩色或黑白的照片，有蕭乾年輕時攝於劍橋的照片，也有夫妻二人的合影，彷彿這家的主人並未走遠。

前年拜訪時正值文老九十華誕，然而眼前的老人精力充沛，思維敏捷，無論是談文學、翻譯，還是聊《大公報》

副刊，整個人都透出一股活力，還有一種歷盡滄桑之後的溫暖。末了，她拿出剛剛面市的《尤利西斯》紀念版，笑言自己有個習慣，就是愛送書。先問清楚名字，再一筆一畫地寫上贈語，然後端端正正地鈐上印，認真得令人為之震顫。

以夢為馬
管樂
逢周五見報

